龙尾关情怀

苏春延

一

在过去的时光里呼唤
在未来的岁月里预约
我把血液里的承诺
刻在斑驳的石墙里

踏过曾经湿漉漉的青石板
抚摸过门前光滑的瑞兽
看过西屋檐下呢喃的燕子
追过枇杷树下倒挂的蝙蝠
多希望一觉醒来
我还是那个睡在南楼里的孩子

午夜梦回
那些年的阳光依然照在屋角
在素绘的青瓦上
拉出长长的影子
该怎样记住你们的故事
那些湮没的喜怒哀乐

二

在旁人的眼中
是来掠影这段历史的过客
那存在于老关迤的密码
瞬间被破译
你没有见证过那段过往
没有见过早晨挑水湿漉漉的街
挑着活力 担着希望
玉龙书院飞檐下光可鉴人的青石
磨出知识沧桑的浪漫

你没有见过隆重的节日
花白头发的老爷爷
清一色长袍马褂
弹一种叫“洞经”的白族古乐
声音悠悠穿过多年
留下了怎样的轨迹

在梦中回顾到那些时光
托起家族历史的沉重
我只能轻书墨笺
写下点点滴滴的故事
当老得无法重述历史
依然知道
已经尘封在青瓦白墙里的
龙尾关情怀

三

那记忆里
炊烟升起的是什么地方?
晓雪初晴的是哪片阳光?
是否还记得某一个中秋夜
一个懵懂的小女孩
站在古宅四方的院中
在读新瓦上月色如霜

那大井二井清澈的水
舀在五颜六色的瓢中
注在各式各样的容器里
伴着斜阳的微风欢欣跳跃
那一缕一缕的桂花香
沉醉了儿时的梦
那一颗一颗饱满坠落的枇杷
甜蜜了一年又一年的夏

我们曾用油菜花编成花环
戴在最美的姑娘头上
我们曾把纱巾披起
幻想自己是七仙女
在绿色的田野里舞起红妆
那个沉睡在心里的小女孩
每每你想起往事
她就轻舞罗裳
唱起只属于你的赞歌

花潮

狮山听鸟

米切若张

鸟语啁啾鸣转,在梦中的耳鼓悠扬,抑扬顿挫着大自然的本色旋律。

睁眼,窗外的浓雾,已被鸟声悠扬啼淡。

山峦逶迤,天边远处的角落,一轮混沌红日,胎动于曙色的天空中。一团粗犷红艳,突破层层云雾的包围,太阳的金光,把云雾一片片撕碎,天空漏下金光闪闪的太阳千缕万缕,在大地森林的上上下下,手舞足蹈。

日影照耀,风起风落,大片的原始森林波涛起伏。太阳也是会累的物种,一天到晚东升西落。太阳、月亮是天上的卫士,它俩昼夜轮回值班。一片波涛汹涌的原始森林,森林的茂盛枝干、枝叶,迎接太阳的早升晚落,月影的花影山岗。白天昼夜,树们反复伸展,闪烁着万物有灵的向上生长的集体舞蹈。

无风,原始森林的喧嚣淡定下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西南第一山”的风景名胜AAAA级景区领域,如千年前的本色景象,鸟兽们陆续登场。

狮子山数百亩原始林海,在百十种鸟类喉舌的高一声、低一声的歌唱中,群山更加清静悠远。山中景色,被懂得鸟语高低错落语言风暴的大自然,铺展到绿色的天边高原。

情商高,懂鸟语、懂蝉鸣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写下千古绝唱的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状元及第的大诗人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有“诗佛”之称。他在大唐社会的自然生态里,倾听鸟声啼唱。或许,他的思维瞬间转换,又赶赴“竹喧归浣女”的艳遇境界去了。

写作笨拙如我者,为百十个字煎熬心血。枯坐书案,听夜鸟、夜蝉、夜晚蛐蛐的声带高低交替起伏,写下一颗颗文字。实在熬不住、困不住了,倒头睡去,鼾声掩盖了天地自然鸟虫之声。

一夜睡梦甘甜,梦境被百鸟啼醒,再赖床,就辜负了狮子山亘古自然的鸟声歌唱。

翻身爬起,穿戴毕,出门欣赏大自然的风声鸟语,树色万千。大自然的高尚身影,被山下城镇化钢筋水泥森林的生活遮蔽太久。久未上山,狮子山上的一草一木,原本是我的梦中情人。

此番到来,熟悉的陌生感觉,让我大吃一惊。30多年来,为迎接每个春天旅游旺季的到来,狮山牡丹花大规模种植的三个景区,年年绽放,牡丹花的高潮期,一年更比一年强。

狮子山真是个好地方,科技在进步,人类在发展,山下的稠密人烟,加之外地人闻讯而来,消夏避暑,赏景登山好不自在。外来富豪也赶来察看,雄心壮志被狮子山的优美环境吸引,心向往之。富豪们心底盘算,投资产生的超高利润预测诱惑,见多识广的老板也魂不守舍。

商家来了,为了所谓的一片“云上花海”运作,把千百年原始森林古树下的次生林,山花野草、珍禽异兽、名贵中草药材综合成一体存在的原始生态,即将消解为云里雾里。

其实,我过虑了。不能否认,商家们到此发展的良好初衷,他们希望把多少年来人气不旺的狮子山,经营得一代更比一代好,通过他们的努力带动,为地方经济作出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个虔诚的乡巴佬,我作如是想:我的童年、青年、中年,就在狮子山西面的陡峭的小村子长大。童年、少年从狮子山西面的峡谷小村,手足并用走路爬山,气喘吁吁登上狮子山顶,再从山顶下山到正续寺周围玩耍,不怕天不怕地更不怕累;青年到中年几十年间,数不清百十次接待嘉宾和作家上山采风住宿,狮子山的原始风景历历在目。如今,年逾花甲的我,回归狮子山,山间千年万年积累的古老生态氛围,即将何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当时,我十分心痛的是,扎根原始森林下的小树、小花、小草,还有祖祖辈辈在山中繁衍的动物、植物,千年落叶腐殖土,腐殖土上生长的中草药和野生菌,以及原始森林中生长的珍稀动物,猴子、麂子、蛇,以及大大小小的鸟类,离不开原始老林下的次生林,鸟们白天飞向高空,在林中做窝繁衍子孙,早晚在次生林中栖息。我是心疼那些次生林,被轰隆隆开进的推土机、木锯子、锄头们,连根腰斩。多少名贵的珍稀植物、药物以及花花草草,一时不见了踪影。大自然的生态,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再花多少代价也难以复原。

“西南第一山”周围,“正续禅寺”牌楼前的大雄宝殿对联工整:“古树巍然参法界,彩云高处近青霄”;大雄宝殿身后,惠帝祠阁正门两边还有一联:

“此间访明惠行踪,看树古凌霄,潭澄印月,独辟法门净域,游戏乾坤,千载溯遗辉,应不让天际冥鸿,山深野鹤;

其地本仙灵窟宅,想盘头横径,卦石列阶,都是鬼设神施,包罗象数,三生参慧业,正借有流泉洗耳,层云荡胸。”

好一座狮子山,树古凌霄、潭澄印月、盘头横径、卦石列阶、流泉洗耳、层云荡胸,山奇树古,一步一景的精彩,仿佛诸天楼阁,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奇。

回到鸟声唱歌,我不知道狮山有多少鸟类,栖息于亘古未变的原始森林中。

在狮山林海中,一棵树的意义实在太小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游人在乎的是原始森林的整体壮阔深邃。

确实,狮子山18.6平方公里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地盘大了,什么树种都长;林子大了,什么鸟兽都有。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1984年的调查资料显示:狮山有植物137科、538属、1157种。其中,乔木189种、灌木224种、藤本45种、草本699种;动物有兽类17种,鸟类26种,爬行动物15种,两栖动物12种,昆虫15种。珍稀动物在名贵树种、山花野草中悠游恋爱、生息繁衍,它们不知道天堂是什么,但它们却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堂般的环境里。如此说来,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神灵,比起人世间短暂的人生,原始森林活着的意义,比每个人活着的意义更伟大。不会说话的原始森林、原始物种,它们见证的沧海桑田,比人类多了去了。

童年在狮子山下长大,青春在狮子山下工作,每次回到故乡恕德小村的东方狮子山,我在林海中漫步,在绿荫蔽日的密林中徜徉,在山花烂漫的地带留影,在绿草如茵的大地上仰卧,听簌簌风声掀起阵阵松涛,时如万马奔腾,时如琴篁低诉,那是大自然的音乐在树梢上奔走;原始森林树底下始终是寂静的,强劲的山风从树梢吹过,狮子山茫茫林海中,树底无风,我躺在树们落下的绵软松毛和树叶下,小鸟跳上跳下地在我耳边唱歌,风不会侵扰林中你我的面颊、拂乱你我的头发。阵阵野花幽香袭人,间关鸟啼蝉鸣悦耳,丰裕纯净的负氧离子,洗净你从山外带来的肺叶尘垢,通体的舒泰感觉,令你我飘飘欲仙。厌倦了城市的拥挤喧嚣,此间最宜回归自然,散淡闲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狮子山原始林海,无疑一方难得的乐土。

入住狮子山宾馆一个星期,每天清晨,我在梦中被窗外的鸟语啼醒。大大小小的鸟或虫,它们是山中的精灵,在高高矮矮的森林中、地底下穿梭,鸣叫,鸟语声声,飞满天空,虫声与大地共鸣欢喜。崇山峻岭的山欢水笑,都是被原始生态掀起的高潮境界。

我不懂鸟类的语言,也见识过几种鸟类。

布谷鸟的叫声,是天籁,催生春天的吟唱。一声声布谷,催促农民种庄稼,撒秧田,种瓜种豆,老辈人听懂鸟鸣动态,农民开始繁忙的季节。

另一种鸟啼,嗓音清晰,声带啼唱“李桂阳,李桂阳”的叫春鸟,它们满山啼遍,启蒙鸟类的爱情。

还有声音如同“洗手烧香,洗手烧香,洗手烧香”的鸟类;还有“西哩哩,梭罗罗;梭罗罗,西哩哩”循环反复地训练嗓子,它们不是候鸟,它们柔弱的翅膀,不可以远走高飞,只能别无选择地留恋自己的本土。

清晨出窝,黄昏归巢。杜鹃啼血,是因为配偶丧失的悲惨哀鸣。

狮子山比起中原大地大平原,海拔高峻,古树梢头清风阵阵,高一阵低一阵的陡峭山风,吹刮得古树凌霄的高枝招展,吹走白云浓雾,吹走大胆筑巢的鸟们,狂风把鸟巢吹向天边,暴雨把鸟巢淋得透湿。高树不胜寒,鸟类祖先们筑巢理窝在原始森林下的密林小树,如今安在?今后,狮山原始鸟类迁徙何处筑巢,才能安安稳稳养育它们的子孙?惊弓之鸟,不敢想象它们的落脚地,我真的担心过甚了。

在我独自入住的狮子山宾馆,因为夜晚写作苦累,早晨赖床。直到强烈阳光穿越玻璃,刺醒眼睛,在阳光普照的清晨8:30,我出了房间。根本想象不到,奇迹瞬间出现在眼前,只见一只色彩艳丽的小鸟,在装了玻璃的走廊内,扑腾着它高傲的翅膀。它一看见我出来,开始略显慌乱。再后来,在走道和玻窗上下,展翅鸣叫,累了,它镇定如打坐老僧,精疲力尽落在离我很近玻窗上。

好奇心强的我,被飞翔入窗的小鸟诱惑前往,想看个真切,又被贪婪念想牵引,想把它捉到手中,然后推开窗子放生。小鸟肯定是有神识的,乖乖停在紧锁的玻璃窗子上,任我用手机拍照,照了一张又一张。最终,小鸟乖鹿鹿被我抓到,在左手掌上,如找到温暖一样淡定自如,回归神识。

这只突如其来的神秘飞鸟,它是如何找到我的房前,等待着我出现时候,来解救它?被我抓到手中的小鸟,我分明看见,它的眼睛中的神识,明察秋毫,漆黑点墨的双眼,竟然如此淡定,它的双眼看着我的手机,配合到位,让我拍下清晰的图像。

我猜测,略显破旧的狮子山宾馆,一楼的窗子破裂,它是从破窗中飞进来的?或许,它是沿着宾馆的一楼的走道,滑翔着翅膀,飞到我栖居的二楼?

拍照数张后,我推开窗子,放生。它惊讶又镇定的回头看了我一眼,它用眼神向我感恩,迟疑片刻,幸福地飞翔,回归山林,回归它思念的老巢。那里,毕竟有它更亲情和温暖的天地。

倾听鸟语,倾听大自然的鸣奏。

像一只飞鸟,我回归自己的故乡。一念放下,不执着,不放弃,只为了心底高傲的天空,珍惜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福报。也想让更多的世俗众生,感恩大自然给予人间的最高福报。

飘散着薄荷味的中秋

杨海虹

家乡的中秋节叫“八月十五”,这一名字连同薄荷的味道和静谧且安详的月光,让我想起了母亲那薄荷味儿的中秋。

中秋节是极富诗意的节日:深邃的夜空、圆圆的月亮、清冷的月光、衣袂飘飘的仙子、孤独的玉兔、远行的离人。我的中秋却是那溢满薄荷味的月饼,以及外婆、母亲在铁锅里烤月饼忙碌的身影。那时的我们没有相思,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村子里的人几乎天天见面,外婆家离我们也就半小时的路程;我们也没有仙子,甚至有些年份连月亮也看不到。因为每年的中秋节前后都是秋收的农忙时节,大家忙着收割田里那黄灿灿的稻谷,忙得没有了想象。

姚安古时的人们是怎么过中秋的,他们吃什么样的月饼呢,我忽然好奇。康熙《姚州志》记载:姚安“中秋,以瓜饼祭月,长幼宴饮”,可见古人的中秋更为浪漫,要祭月。月饼以及各种瓜果是不可少的,还要饮酒赏月。明朝的巡道范渊在姚州城“孤城九月不胜秋,扶伴还登聚远楼”,清末的赵鹤清趁着“十五月儿明,清光浸碧天”“行行来到,塔镜溯旁边”,看到“白茫茫,一片波光明似镜”。当然,明月寄相思,团圆中秋节,中秋还有离愁与思念。彻庸大师《中秋寄陶紫阆》便写尽了这种离情与愁绪:“三月三日玩月时,半个银钩挂天上,日日与公相聚首,争奈人圆月未圆。八月十五玩月时,一轮月镜秋江上。是日与公隔远地,又见月圆人未圆。人离已是分两地,月缺依旧不离天。月缺不知曾有意,人离心内大不然。此时此夜中秋节,万门千户对樽前。宇宙河山同一色,婵娟一夜不曾眠。团圆遍照四神州,不在天上在指尖。与公相去万里远,万里同看一月圆。”明朝时期妙峰山德云寺住持彻庸与陶珙有着深厚的友情,一首诗把彻庸对陶珙的思念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还细说了明朝时期姚安府的中秋习俗。

月饼连接着母亲的记忆。每年秋天,当绵软柔和、干净清爽的微风拂面而来,田野里的稻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黄的光,成熟稻谷的清香预示着中秋的到来,同时也预示着母亲的月饼即将出锅。外婆和母亲在中秋前做的月饼,是我们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美食,那种香甜的味道,是我们一年的期盼。和面、揉面、做馅、烙饼、分发、收存,额头溢着汗珠系着围裙一手面粉的外婆或母亲让每一道工序都充满仪式感,让贪玩的我们也能眼巴巴盯上好长一段时间。“三材取具油糖面,磊落芳洁堆瓦缸。水溲成模入火炙,铁炉扬炭时铮从。和酥馅果更奇绝,列肆错杂鱼豆桩。”清朝时期号称“滇中完人”的钱南园先生想来定是看过母亲做月饼的,要不然不会把做月饼的场景写得这么传神清晰。

当那清香的薄荷味开始飘散的时候,我们知道起锅的月饼即将发到我们的手里,那份快乐,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中秋节物未为低,火烘罗罗出斧齐”,第一锅烙出来的月饼肯定是先给馋嘴的我们。现在想来那时的月饼可能就是包了馅的小麦粑粑。小麦面粉里放了少许的菜籽油,馅料是用薄荷、核桃、花生、糖调配的,刚烙出来时还有些酥脆,凉了就发硬,并不怎么好吃。只是当时物质极度匮乏,油、糖等都限量供应,平时很难吃到。核桃、花生也只有过节或是有客人的时候才能看到摆在桌上,都省着吃。中秋节的月饼“集干果,汇杂粮,酥脆甘饴味道香”,平时不见的这些美食都齐聚一堂,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让我们小孩子兴奋的美味。

外婆做的月饼都是用薄荷做馅料的,据说薄荷的茎叶在阳光下晒干后能治头疼、目赤、身热、咽喉、牙床肿痛。虽然有诸多好处,但这“犹冰醒脑透胸堂”的薄荷在我年幼的味觉体验中并不很好。用薄荷做馅其实很是费事,母亲要在六七月份就采来嫩嫩的薄荷尖,洗净、晾干,放到铁臼或石臼里舂成粉收藏好,到烙月饼时再拿出来和着乳香炒香后混合到月饼的馅料里。这道工序很有讲究,薄荷和乳香无论哪一种都得刚好适量,放多了味苦,放少了没有薄荷的香。在我能够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时,曾试图去说服母亲不要用薄荷。母亲似乎是完全继承了外婆的一整套做法,她喜欢薄荷清新的绿色和香气,说薄荷在月饼里既能提香又能解热,烙月饼都是要用薄荷的。于是我开始嫌弃有薄荷的月饼,特别是后来吃到了没有薄荷的月饼之后,觉得那带着药味的月饼特别土。为什么烙月饼时要放上薄荷,母亲和外婆都没有给我答案。好在母亲用铁锅来烙月饼的光景并没有几年,之后便拿了油和面到城里专门烤月饼的店里做了烘烤,烤出的月饼更为酥软、香甜,没有了薄荷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再后来月饼的花样就年年翻新,广式、琼式、苏式、滇式等月饼都挤到了我的中秋节里来,里面的馅有各种仁,各种水果、各种花、各种肉。我有些迷惑,不知道母亲那些用铁锅烙的薄荷月饼到底属于哪一式?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没想到不惑之年却开始怀念起曾经土土的薄荷月饼,怀念起那薄荷味儿里的中秋和母亲的薄荷情结。

薄荷是一种有着凄美故事的小草,传说冥王爱上了一个美丽的精灵,引起了妻子的愤怒,她便把那个精灵变成了一株不起眼的小草,长在路边任人踩踏。没想到,那美丽精灵变成的小草身上却拥有一股清凉的芬芳,越是被摧折踩踏就越浓烈,人们把这种草叫薄荷。后来薄荷便被赋予了“愿与你再次相逢”的花语,说只要你种下薄荷,无论你的爱人在哪里,都能循着花香找到你。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但中国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薄荷的。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诗经、本草以及屈原的《楚辞》里,这个美丽的精灵,一直都在风中起舞。“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却愁春梦归吴越,茗饮浓斟薄荷芽”“雪碗青浮薄荷叶,银匙红点葛精花”……诗人们将清新、美丽赐予在夏日里绿裙曼舞、在秋日的月饼中飘香的薄荷。

在我们所住的村子里,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薄荷是随处生长着的小草。每一家的菜园里,或许都有那么一簇两簇的,人们用这种植物做药、做菜、做调料。最初我认为母亲在月饼里放上薄荷是因为薄荷多,好采摘。后来知道薄荷还有药用,能生津止渴,驱困解乏,养心明目。母亲在月饼里放上薄荷和乳香,是担心我们吃了热锅里烙出来的饼会上火。“神农取辛苦,病客爱清新。烦心侵冰雪,眩目失埃尘。自是芝兰臭,非同草木春。”外婆和母亲在做月饼时不经意地把国外的“爱”与国内中秋的“相思”结合在了一起。因为有爱,才会有思念,因为有了思念,才会有团圆。只是,这些浪漫,母亲是不晓得的,她只知道在那贫困的岁月里要尽最大努力让我们健康成长。

中秋节以月之圆象征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在收获季节里的中秋节,蕴藏着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八月十五日正南,瓜果石榴列满盘”,农人们在这个节日里以祭月、赏月、吃月饼以及丰收的瓜果、饮桂花酒等形式来祈盼丰收、幸福。我的记忆里还有“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虽没有故事听,却可以有薄荷饼吃。中秋节又称“女儿节”,在这个清风明月的季节,外婆和她的女儿,用一袭绿衣清凉的薄荷在或大或小的面团里,把火转录成了冰,把寡淡变成了林间月华、清泉石上,和清风一起编织出时光的秘密。从那以后,“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在月明星稀的节日里,我们有了太多的思念,外婆、母亲、薄荷……

草木活在诗词里,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薄荷仍然常见,铁锅里烙的薄荷月饼随着外婆、母亲的离世却已不会再有,薄荷馅的月饼成了我的相思与离愁。近些年有饼坊开始烤制薄荷馅的月饼,忙去定做了一些,很甜很酥软,核桃花生伴着薄荷的馅料,很有些昔日的味道。定做了些送给亲戚朋友,品尝后说还有些姚安的味道。他们所说的“姚安的味道”,或许便是那凝结着乡村情结的薄荷味道吧。春去秋来,岁月如梭,那随处生长着的青青的薄荷,成了慰藉我们心灵的良药。这不挑土壤倔强生长的植物,将生命化作清韵,在中秋这个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节日里,留下了我们生命中至爱的痕迹。